



▲「在特會」負責人佐倉真（化名）利用網絡聯繫該會成員示威遊行，並堅稱他們不是極右勢力

# 「網絡排外」泄怨氣

# 本目

日本經濟長年不景，國際地位日益衰落。一批怒氣沖沖的年輕人正利用網絡，把僑居在日的外國人，尤其是中、朝、韓等亞洲人作為宣泄對象，認為這些外人瓜分了其利益。他們在網上一呼百應，多次相約採取極端手段示威，公開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有人驚呼，日本是否冒出了「新納粹分子」？

據《朝日新聞》報道，這些被日本媒體統稱為「網絡極右」(The Net Far Right)的排外組織的成員，大多是日本低薪一族。他們或打零工，或做兼職，好一點的，也不過擁有一份合約工作。他們的組織結構鬆散，成員多為年輕男性，平時並無大舉動，通常只在示威時才聚集，由主辦者在網上發布遊行示威的地點和地點、互換信息、上傳示威活動的視頻等。儘管這些團體仍然是小規模的邊緣化團體，但他們作為日本經濟和政治實力長期衰退的「副產品」，已引起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警覺。

### 專拿外國人出氣

「網絡極右」中最大規模的組織叫做：「不允許在日外國人特權市民會」，簡稱「在特會」(Zaitokukai)。組織成立於2006年，最初只有25名會員，現在卻已多達9620人。

「在特會」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發動示威，除了針對僑居日本的50萬朝鮮裔人士，還針對華人和亞洲勞工，甚至基督教徒以及在萬聖節扮鬼扮馬的外國人。有的示威者更高舉標語：「這不是白人的國家！」來宣泄他們的怨氣。

「在特會」的成員指責外國人，特別是朝鮮裔和華人，令日本的罪案數字不斷上升，失業率攀升，在世界舞台愈來愈不受其他國家尊重，甚至有人透過網上資訊，認為中國和美國正密謀暗中破壞日本。

「在特會」東京都大宮支部負責人太田健表示：「日本是一個正在收縮的餡餅，當日本人在受苦，為何要與外國人分享？」

該組織的「代表作」之一，是去年12月在日本第一朝鮮小學門外示威，抗議該校學生使用附近一個公園——他們認為公園應為日本人獨享。當時大約有12名示威者站在校門口，以高音喇叭罵罵小學生，罵他們是「螻蛄」，是「朝鮮間諜」。全校師生頓時驚惶失措，擁作一團，躲在教室高聲唱歌壯膽，直至最後驚動了學生家長和當地警方。此事震撼全日本。

針對此事件，就連日本最激進的政治示威者都說「太過分了！」

日本人不喜歡對抗，甚至極端的政治示威者都避免其活動牽連普通公民，更不用說針對孩子了。

為了平息公眾憤怒，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取證，今年8月10日，警方以破壞學校聲譽為指控逮捕了4名去年12月涉嫌該案的「在特會」示威者。

### 自比「茶黨」非「納粹」

在此之前，一部獲今年奧斯卡獎，講述日本和歌山漁民集體宰殺海豚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要在日本上映，因其血腥場面「有損」日本形象，遭「在特會」強烈抗議，5名示威者甚至企圖闖進戲院。

不少人將他們和日本傳統的極右勢力相提並論，但「在特會」負責人佐倉真(化名)因其本人堅持不肯向記者透露真名)不以為然。他說，「在特會」更多參考了美國的「茶黨」運動。茶黨是美國右翼人士2009年初成立的社運組織，主要反對奧巴馬的刺激經濟復甦計劃，他們喜歡用Twitter、Myspace、Facebook等網絡手段聯絡策劃各種抗議活動。

「除了標語口號，大聲喧嘩，我們盡量避免暴力。」佐倉真說，「我們不屑與傳統右派為伍，他們穿着軍服，開着黑漆漆的卡車，喇叭裡傳出震耳欲聾的武士音樂，這情景在今天的東京街頭都不鮮見，但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有趣的是，日本傳統極右勢力也和「在特會」之流劃清界線，認為他們只是煽動大眾的「草根」一派。

「這些年輕人並非愛國，他們只是尋求社會的關注。」日本傳統極右組織「一水會」(Issuikai)的資深負責人鈴木一雄(音譯)說。

由於「在特會」等「網絡極右」派們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令人聯想到新納粹主義分子。但社會學家們稱，他們是不同的，他們沒有種族優越性的激進意識形態，到目前為止一直避免使用暴力，在示威活動中，他們也只是推搡和高喊。

關西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鈴木健介認為，日本近年來的國際地位不斷下滑，國家和他們自身面臨的經濟困境都令這些社會中「失意的」年輕人感到不滿。因此，「網絡極右」一派的主要目的是發泄失望情緒。

鈴木教授說：「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被剝奪了某種權利，所以想找人『出氣』，外國人便是最好的目標了。」

(《紐約時報》、《朝日新聞》、《外交學者》)

▲「在特會」反對在日僑民擁有選舉權，圖為1月24日該組織在新宿舉行抗議示威活動

日本經濟長年不景，國際地位日益衰落。

一批怒氣沖沖的年輕人正利用網絡，把僑居在日的外國人，尤其是中、朝、韓等亞洲人作為宣泄對象，

認為這些外人瓜分了其利益。他們在網上一呼百應，

多次相約採取極端手段示威，公開宣揚極端民族主義

。有人驚呼，日本是否冒出了「新納粹分子」？

據《朝日新聞》報道，這些被日本媒體統稱為「網絡極右」(The Net Far Right)的排外組織的成員，大多是日本低薪一族。他們或打零工，或做兼職，好一點的，也不過擁有一份合約工作。他們的組織結構鬆散，成員多為年輕男性，平時並無大舉動，通常只在示威時才聚集，由主辦者在網上發布遊行示威的地點和地點、互換信息、上傳示威活動的視頻等。儘管這些團體仍然是小規模的邊緣化團體，但他們作為日本經濟和政治實力長期衰退的「副產品」，已引起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警覺。

### 專拿外國人出氣

「網絡極右」中最大規模的組織叫做：「不允許在日外國人特權市民會」，簡稱「在特會」(Zaitokukai)。組織成立於2006年，最初只有25名會員，現在卻已多達9620人。

「在特會」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發動示威，除了針對僑居日本的50萬朝鮮裔人士，還針對華人和亞洲勞工，甚至基督教徒以及在萬聖節扮鬼扮馬的外國人。有的示威者更高舉標語：「這不是白人的國家！」來宣泄他們的怨氣。

「在特會」的成員指責外國人，特別是朝鮮裔和華人，令日本的罪案數字不斷上升，失業率攀升，在世界舞台愈來愈不受其他國家尊重，甚至有人透過網上資訊，認為中國和美國正密謀暗中破壞日本。

「在特會」東京都大宮支部負責人太田健表示：「日本是一個正在收縮的餡餅，當日本人在受苦，為何要與外國人分享？」

該組織的「代表作」之一，是去年12月在日本第一朝鮮小學門外示威，抗議該校學生使用附近一個公園——他們認為公園應為日本人獨享。當時大約有12名示威者站在校門口，以高音喇叭罵罵小學生，罵他們是「螻蛄」，是「朝鮮間諜」。全校師生頓時驚惶失措，擁作一團，躲在教室高聲唱歌壯膽，直至最後驚動了學生家長和當地警方。此事震撼全日本。

針對此事件，就連日本最激進的政治示威者都說「太過分了！」

日本人不喜歡對抗，甚至極端的政治示威者都避免其活動牽連普通公民，更不用說針對孩子了。

為了平息公眾憤怒，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取證，今年8月10日，警方以破壞學校聲譽為指控逮捕了4名去年12月涉嫌該案的「在特會」示威者。

### 自比「茶黨」非「納粹」

在此之前，一部獲今年奧斯卡獎，講述日本和歌山漁民集體宰殺海豚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要在日本上映，因其血腥場面「有損」日本形象，遭「在特會」強烈抗議，5名示威者甚至企圖闖進戲院。

不少人將他們和日本傳統的極右勢力相提並論，但「在特會」負責人佐倉真(化名)因其本人堅持不肯向記者透露真名)不以為然。他說，「在特會」更多參考了美國的「茶黨」運動。茶黨是美國右翼人士2009年初成立的社運組織，主要反對奧巴馬的刺激經濟復甦計劃，他們喜歡用Twitter、Myspace、Facebook等網絡手段聯絡策劃各種抗議活動。

「除了標語口號，大聲喧嘩，我們盡量避免暴力。」佐倉真說，「我們不屑與傳統右派為伍，他們穿着軍服，開着黑漆漆的卡車，喇叭裡傳出震耳欲聾的武士音樂，這情景在今天的東京街頭都不鮮見，但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有趣的是，日本傳統極右勢力也和「在特會」之流劃清界線，認為他們只是煽動大眾的「草根」一派。

「這些年輕人並非愛國，他們只是尋求社會的關注。」日本傳統極右組織「一水會」(Issuikai)的資深負責人鈴木一雄(音譯)說。

由於「在特會」等「網絡極右」派們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令人聯想到新納粹主義分子。但社會學家們稱，他們是不同的，他們沒有種族優越性的激進意識形態，到目前為止一直避免使用暴力，在示威活動中，他們也只是推搡和高喊。

關西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鈴木健介認為，日本近年來的國際地位不斷下滑，國家和他們自身面臨的經濟困境都令這些社會中「失意的」年輕人感到不滿。因此，「網絡極右」一派的主要目的是發泄失望情緒。

鈴木教授說：「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被剝奪了某種權利，所以想找人『出氣』，外國人便是最好的目標了。」

(《紐約時報》、《朝日新聞》、《外交學者》)

▲「在特會」反對在日僑民擁有選舉權，圖為1月24日該組織在新宿舉行抗議示威活動



▲今年元月，東京池袋的「陽光城」中國店遭日本新極右分子騷擾

(本報記者 梁鍾文攝)



▲東京警方阻止新極右分子企圖衝擊池袋中華街

(本報記者 梁鍾文攝)

## 經濟低迷 助長排華情緒

本報駐東京記者 梁鍾文

今年元旦前，在警察署工作的日本朋友向記者透露，「維護主權黨」等4個右翼團體已經在池袋警署申請並拿到示威許可，1月10日會有總共超過百名以上右翼成員去池袋中國人集中地鬧事。池袋並不大，卻彙集着至少150家以上的中華料理店，還有很多其他面向華僑的服務行業。池袋地方官員為振興當地經濟，提出在該地區建設一個可與橫濱中華街匹敵的東京大中華街。因此坊間人士認為，除了民主黨推進的外國人移民政策引起右翼不滿之外，這也是造成池袋示威的要因。

### 有識之士稱「丟盡了臉」

當日上午，記者來到鬧事現場，看到氣氛異常緊張，車站北口附近停着4輛警視廳機動隊大客車，近百名全副武裝的機動隊員手持盾牌守在現場。大約40多名右翼成員在池袋車站西口示威，他們舉着國旗，脖子上掛着標語。有的標語針對性非常鮮明，如「斷然反對東京中華街的建設」、「立即將反日的支那人從池袋趕出去」、「以留學生為名的支那人犯罪集團破壞治安」，有的甚至高舉着一周前有關香港人盜竊銀座珠寶店的報道文章的複印件。他們用高音喇叭演講結束後，一齊湧向不足30米遠的中國人經營的「陽光城」物產店，企圖騷擾鬧事。有人高喊，「大中華街好像已經完成了吧。」接着又有人高喊，「我去砸了它們！」一時間，現場亂成一團。借助群情激昂，有些人甚至表現出不惜粉身碎骨的模樣，令人恐懼。當時有不少看熱鬧的日本人悄然退去，並搖頭以示不屑。記者的日本友人說，「這些人雖然是少數，但卻丟盡了日本人的臉！」朋友還說，「中國人如果光憑一些片面報道認識日本的話，會更加反感日本。如果示威者用這個氣勢去糾彈美國兵的犯罪多好，可這些人不敢去搞美國人！」

最終，右翼團體策劃的抗議活動在警方及時阻止下沒能得以蔓延。其實去年9月26日，這家物產店也曾被右翼組織30多人騷擾長達四、五個小時，店長的衣服也被撕破。不過當時就有一些日本人由於反感暴力干擾活動表示願意暗中聲援中國人商店，「右翼越鬧我們越買」，居然使買東西的日本客人逐漸多起來。

### 「新右翼」極端仇外

日本右翼組織大多是攻擊政府的對華政策或外國人地方參政權政策及歷史問題等。而一般大眾則多數集中於對華人的攻擊，「遍布各處的中國人犯罪分子和黑社會把池袋搞成一團糟」，「明明是日本人的地盤，日本人卻偏於那裡的治安問題而逐漸疏遠或者根本不敢去池袋」等等。事後，警察朋友說，搞示威的那些人通過網絡聯繫召集，不屬於正統的「右翼組織」，是一些所謂的「新右翼」，或者叫「憤青」比較合適。持續的經濟低迷，確實在逐漸瓦解日本人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優越感，這些令人沮喪的現實同時也助長隱藏的排外情緒的宣泄，並使其逐漸升溫。一些人把長期經濟低迷環境下大和民族自尊和優越感的日趨喪失、失業、愈加艱難的生活環境的造就原因統統歸結到日益增多的外國人身上，以圖宣泄，反過來又滋生出愈加蔑視或仇視外國人的心理。

《朝日新聞》曾報道，警察在命令非法居留的俄羅斯女性下車時使用了對待動物的詞彙，「下一匹！」除了排外心理，一些人開始變得要麼仇恨社會，搞殘虐和破壞活動；要麼心灰意冷，或閉門不出，或尋求自滅。

## 「新納粹」現蒙古 反華氣焰囂張

八月初，一群蒙古青年身穿卐字號衫，在烏蘭巴托街頭行納粹禮。這是蒙古TK會(Tsagaan Khass)之類極端主義組織，他們崇拜希特勒，反對外來影響。在這個經濟匱乏的國家裡，極端民族主義者再次針對外來者。這一次他們將矛頭直指中國，這個蒙古南部崛起的新勢力。

他們崇拜希特勒對種族純化所做的貢獻。但這些高個黑眼睛黃皮膚的蒙古人真的很難與「理想」的第三帝國的雅利安掛上鉤。納粹主義的新苗頭出現在一個不太可能出現的地方：蒙古。

另一極端民族組織「泛蒙古運動」(Dayar Mongol)威脅蒙古婦女說，如果與中國男人上床就會把她們的頭髮剃光。其頭目巴特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公然表示，他領導的組織「從血緣到文化，都堅決抵制中國」。巴特說，對於他自己及其組織而言，中國就是「最大的仇敵」。他說：「我們有50名訓練有素的戰士，他們的任務就是追捕在蒙古生活的中國人以及一些父親是中國人的蒙古人」。他們還將那些與中國男子交往的蒙古女性作為打擊對象，剪掉那些女人的頭髮，甚至仿效德國納粹在奧

斯維辛集中營殘害猶太人的做法，在婦女前額打上烙印。

還有一個叫「藍色蒙古」的納粹組織，其頭目三年前被指控謀殺女兒的男友，只因後者曾在中國留學。

TK會的頭目，一個自稱「老大哥」的41歲蒙古男子，宣稱他們並不支持暴力，但他們承認是納粹黨。「老大哥」說：「阿道夫·希特勒是我們尊敬的人。他教會我們如何保護自己的民族特性。」他們這樣擁護希特勒真是讓人無法理解。當年在希特勒的統治下，那些看起來像蒙古人的蘇聯戰俘都被處決。而最近，歐洲的極右分子也襲擊了蒙古移民。

「我們要確保，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血液是純淨的。這關乎到我們國家的獨立性，」一個年輕的TK會成員說，「蒙古人口不足300萬，如果與中國人通婚，他們會慢慢消滅我們。蒙古國並不是很富有，而在蒙古的外國人都很有錢，他們會帶走我們的男人。」

「老大哥」承認他信仰納粹主義是源於蘇維埃

解體後在俄羅斯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蒙古歷史上是一個衛星國，雖然名義上在國際關係中完全享有主權，但國內政治、軍事和外交長期受前蘇聯干預。

劍橋大學的弗蘭克·比爾(Frank Bille)研究蒙古已有多年，他說：「雖然大部分人認為極右主義言論太過極端，但似乎蒙古人都有一種誤解，他們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邪惡並想要侵佔蒙古。」

蒙古的酒吧和娛樂場所總能聽到嘻哈樂隊的歌曲「不要太過分」、「中國佬」，其中合唱部分的歌詞是：「斃掉他們，統統都斃掉，統統」。

「他們越來越受到公眾支持，」蒙古國家反暴力中心主任Enkhjargal Davaasuren擔心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強大。TK會就表示他們與其他組織「合作非常緊密」，正在商討合併。

為此，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已經三次對在蒙中資企業和中國公民發出警告，提醒他們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注意加強安全防範。

(英國《衛報》、法新社)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新納粹組織TK會成員行納粹禮